
2015/12/19 RLI 台灣分部第 5 期會員大會 PDG DENS 演講

Enter To Learn. Go Forth To Serve.

進來學習，出去服務

歡喜做 甘願受

Love to Serve, Willing to Take

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主委邵偉靈前總監 PDG Dens
1999-2000 年度國際扶輪 3520 地區



三十二年以來我常不停地思索，扶輪雖然是那麼地成功與那麼地偉大，然而它卻又似乎是那麼地依靠著每一位社友？我以為沒有了「個人」的社友，扶輪只會成為一個沒有實體的概念（bodiless abstraction），或者只是寫在紙上或幻想之中的原則聲明（statement of principle）而已。更深一層地說，也只有當「個人」的社友們能將扶輪表現在他們自己及其周遭的他人的生活之前，扶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。因此，所有扶輪的表現與存在，都是來自「個人」的社友。然而我們值得驕傲的是扶輪的社友們的表現，一百多年以來一直如同 1960-61 年度 RI 前社長麥克樂林（J. Edd McLaughlin）說過的一句話：

「雖然，在我們之中不會有兩人以相同的方式來將扶輪表現出來。但是，所有的扶輪社友都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出扶輪。」

「Though no two of us are likely to express Rotary in the same way, all of us will express it in

some way in our daily living.」

我相信之所以會是如此，那是因為當我們在成為扶輪社員時，我們便與社員們有了約定，我們扶輪社員們就共同許下了諾言，一種對「服務」與「和平」的承諾，此乃源自於社員個人內心的特質——那份「善念」以及扶輪社所獨具的團體聯誼（special community of fellowship）的結果。所以，這不也是在每一次扶輪的服務活動中，只要扶輪社友親身參與，必定會是扶輪精神最傑出表現之時。因此，扶輪是藉著我們每一位「個人」社友的手在這一個不斷變動的世界中，以其「個人」新的思想（fresh thinking）及新的方法（new approaches）來如同扶輪創始者保羅·哈理斯所說的那句話「這是一個變動的世界；我們必須隨著變動。扶輪的事蹟應該一再重寫。」

（This is a changing world; we must be prepared to change with it. The story of Rotary will have to be rewritten again and again.）來一再重寫我

們扶輪的事蹟。

也因為受到上述思潮影響所致，從我出任雙溪社創社長、地區總監、地域扶輪基金協調人、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協調人，至今的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主委，二十多年以來一直秉持著「親手服務」(Hands on service)，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將扶輪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表現了出來。同時，亦堅守著擔任總監那一年度國際扶輪前社長 Carlo Ravizza 所呼籲的年度主題「扶輪 2000 年：持恆、持守、持續的行動」(Rotary 2000: Act With Consistency, Credibility, Continuity)。尤其於此第五屆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會員大會之際，讓我深深覺得——身為一個成功的扶輪領導人不但要具有如上「自我為楷模來領導的責任」(lead by example) 外，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在生活各個層面，種種不同的任務也都必須遵循扶輪的精神持恆、持守、持續的行動下去。

最後，真的！我個人認為一扶輪是所造人的學校、扶輪是個修心養性的道場，它所教導的、所修養的大都是所謂我們自我的修持與自我的成長。也就是說唯有在扶輪運動中真正自我瞭解與自我領悟到「歡喜做、甘願受」扶輪「超我服務」的道理時，才能真正於扶輪中找到快樂與永恆——真正 Enjoy Rotary「享受扶輪」。這也不就是我當「扶輪痴 ROTARY NUT」的原動力嗎？

感謝——

今日於此，要感謝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第 5 期前學員聯誼會總會會長 PDG Medichem，他對於本會種種的付出與推廣。以及籌備會主委惠來扶輪社林慶芳 CP Air 圓滿地完成今日的聚會以及總幹事惠來扶輪社 P Tony 認真地執行。同時，感謝惠來扶輪社為此不失辛勞，任勞任怨地主辦五周年 RLI 台灣分部第 5 期會員大會。最後於此，實在要感謝各位貴賓與學員的參與以及推廣扶輪領導學院。謝謝大家，祝與會的各位身體健康，精神愉快，諸事順利。

最後的例會

台北中山社／李博信



日本媒體討論扶輪社存廢的剪報

1940 年納粹德國席捲歐洲大陸，德、義及淪陷諸國共 87 個扶輪社紛紛被迫解散。此後日本的扶輪社也頻頻遭受憲警及特高的監視和騷擾。報章雜誌不斷瀰漫著扶輪社之存廢與否的議論。

1940 年八月靜岡、京都等六社先後宣布解散。

這一天中午，米山梅吉凝視著帝國大飯店中庭花園內保羅·哈理斯於 1934 年 2 月 9 日手植的月桂樹，然後緩緩步入東京扶輪社的例會廳。他在應邀致詞時感慨的說：「這是我 20 年來第一次拖著沉重的腳步，以難過的心情站在這裡和諸君講話。局勢遽變至此，該是我們思考今後何去何從的時候了，我昨晚一夜難眠，思考如何來面對諸君，現在我認為目前我們只有三條進路：(1) 堅守扶輪社直到最



1934 年 2 月 9 日保羅·哈理斯於日本植樹



小林雅一接受喬治敏斯頒授證書

後；(2) 乾淨俐落的全面解散；(3) 以國家為單位重新改組，以承續扶輪的精神...」。米山並建議以「東京水曜俱樂部」做為新組織的名稱，以承續此一美好的集會和高尚的傳統，並以「雖然不得不如此，但是堅持服務的理想，必須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。」作為結語，全體會員也一致同意米山的建議，於是主席敲下了最後一次例會的鐘聲，這是 1940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 時 45 分，東京扶輪社最終以 21 歲的若年自我了結。

同年 9 月 25 日米山梅吉以日滿扶輪聯合會會長身份召集委員會議，並決定將該組織更名為「七曜俱樂部聯合會」。從此日本(含台灣、朝鮮)及滿州各扶輪社同時更名退出國際扶輪。11 月 15 日東京水曜俱樂部舉行第一次例會，直到 1949 年 3 月 23 日。

戰爭結束後的 1948 年 9 月，國際扶輪社長米契爾(Sir Argus Michell)派喬治·敏斯(George R.Means)訪問日本東京、大阪、京都、神戶四個舊扶輪社的狀況。翌年三月再度赴日與駐日盟軍總部顧問德根(R.L.Durgin)商

談日本扶輪復歸的問題，最後取得共識，他即與水曜俱樂部會長小松隆商談復歸國際扶輪的事宜，包括解散水曜會、遵守國際扶輪章程細則、履行國際扶輪義務等，幾經斡旋後終於達成協議。

1949 年 3 月 23 日「東京水曜俱樂部」宣布解散，並改組為「東京扶輪社」，由小林雅一擔任會長，德根(R.L.Durgin)為副會長。同年 4 月 27 日舉行再授證儀式，由喬治·敏斯代表 RI 將原編之 855 號證書頒予小林雅一會長。當天出席者有吉田茂首相等各界人士，麥克阿瑟元帥亦致電祝賀，當天並聘麥克阿瑟為榮譽會員，從此日本各扶輪社相繼重返國際扶輪。而喬治·敏斯也一直與日本保持良好的互動，日後也獲聘為東京社榮譽會員。他於 1953 年開始擔任國際扶輪第三任秘書長，1969 年因促進兩國友誼而獲日皇頒贈勳三等旭日章。

米山梅吉於 1946 年 4 月 28 日去世，日本第一位扶輪社員福島喜三次於同年 9 月 17 日去世，翌年 1 月 27 日保羅·哈理斯去世。他們都未能親眼目睹日本扶輪的復歸和戰後的榮景。但是我們不得不敬佩當年米山梅吉的真知灼見，由於他對扶輪的信念和堅持，才得以讓扶輪的精神和血脈在日本延續，而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扶輪國，並曾產生三位 R.I. 社長。

按：小林雅一原已內定為 1962-63 年度國際扶輪的第一位亞州籍社長，惟因驟然去世，而由印度籍的賴哈利(Nitish C. Laharry)接任。



東京社例會場所——帝國大飯店